

奉賢莊蔚心編

宋詩研究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再版

宋詩研究（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奉賢莊蔚心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三六四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大東書局

宋詩研究目錄

(一) 總論

(二) 九僧體

(三) 西崑體

(四) 王歐詩體的起衰

(五) 蘇梅的優劣

(六) 王安石

(七) 蘇軾

(八) 黃庭堅

(九) 江西宗派圖的大概

(十) 蘇黃的爭端

(十一) 陳師道

(士)

秦觀

(主)

張晁與李廌

(古)

宗派圖餘子概論

(主)

陳與義

(主)

曾幾與南宋詩的關係

(主)

陸游

(主)

楊萬里

(主)

范成大與尤蕭詩

(主)

姜夔

(主)

朱熹

(主)

陳傅良與葉適

(主)

四靈詩體的一斑

(五) 劉克莊與嚴羽

(五) 宋遺民的詩

(五) 金元明的宋詩

(五) 清代的宋詩

(五) 浙派

(五) 清末宋詩的大概

(五) 近代宋詩的派別

(五) 鄭孝胥

(五) 陳三立

(五) 陳衍與陳寶琛

(五) 沈曾植與沈瑜慶范當世的詩體

(五) 俞明震

(五) 林旭與袁祖的詩體

(五) 李宣龔

(五) 夏敬觀與陳曾壽

(五) 周達

(四) 陳詩

(四) 諸宗元及后山詩的學者

(四) 宋詩的末流

宋詩研究

(一) 總論

三百篇溫柔敦厚，實在是民間文學最初的發現。但是人們的思想後來漸漸的繁複了，所以這種自然的音調，也就漸漸的衰微了。你看屈原的離騷，哀音激切，已經離了溫柔敦厚的本旨；而且文辭瑰麗，也不是自然的本色。所以詩在戰國時代，已經可以算得亡了。漢朝的四言詩，雖然是寄興深微，但已語煩辭複。及至五七言興，更其去古遠了！到了唐朝，還有所謂古近體長短句五七言律絕句，雖然兼備衆體，可是專門在文字上講究，與三百篇的宗旨，已經絕然相背。這種文字的興革，很可表示人心日趨於浮巧的途徑呢。

三唐的詩，格律具備，而且詩體至是，實在已經變無可變。所以

宋人的詩，雖然與唐人體格不同，要其淵源三唐，那是無可諱飾的。不過在詩極盛的唐以後，能獨出奇變，互相頡頏，以表示有宋一代詩的獨立的精神，那真是很足使吾人驚歎。而自嘉隆以後，言詩的大都尊唐黜宋，譏宋詩為有腐氣，而專講唐人。但他們所謂唐人，乃是嘉隆間人的所謂唐，並非是唐人的唐。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不知宋人乃真能學唐而變化之，所謂皮毛落盡，精神獨存。曹學佺謂：「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那麼宋詩何嘗有腐氣呢？西江詩話云：「林确齋云：世人論詩稍涉道理，便云殊有宋氣，其實出之精蘊，便是風雅至處。說理精實者，雅頌蓋不勝指矣。如風之瞻彼淇澳，秉心塞淵之類，亦得概以宋氣目之乎？」蓋宋人的長處，實造唐人未有之境，而後之宗唐的，好像逐父而禰其祖，那纔不值宋人。

的一笑呢。

(二) 九僧體

宋初九僧的詩，猶有唐人的習氣，不過體格不高，在當時雖有名，但沒有經過幾時就默然消滅了。我們讀了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就了然於九僧的詩了。他說：「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鷗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吾們於此有兩種的見解：第一當歐公之時，距九僧年代不很遠，而九僧的詩，竟已失傳。第二以歐公的博聞強記，尚且祇能記得惠崇一人，其餘名字，都已忘記。平常的人，無怪是不能知道了。但

是歐公自己不能記得，反責別人不知有九僧，實在也很可笑。可見九僧當時在詩界上，沒有怎樣的影響。九僧的名字是：淮南惠崇、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我眉懷古。現在所傳惠宗的句圖百韻造語多很警麗，也許是開西崑詩體的先聲罷。

(三) 西崑體

西崑體繼九僧詩而起，是時楊億、劉筠、錢惟演、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騷、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丁謂、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暎、劉秉十七人，互相唱和，集其詩名為西崑酬唱集。專門學晚唐李商隱的七律詩，以對仗工整，屬辭佻巧為能。雖當時天下風從羣相歆羨，但詆毀的人也很多。石介作怪說，大概罵西崑為「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可見當時西崑體

影響於文字的勢力，而引起復古派的反對。平心而論，西崑詩未嘗沒有好的，即如風開露井殘，桃墮露下涼，波獨鳥驚，下句實已開西江派詩的法門。不過體格卑下，祇在字面上爭奇鬥麗，墮入魔道罷了。清四庫全書提要云：「西崑酬唱集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興象，效之者漸失本真，惟工組織，於是有優伶擗搯之戲。石介至作怪說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豔。然介之說，蘇軾嘗辨之，真宗之詔，緣於宣曲一詩有酒取臨邛之句。陸游渭南集有西崑詩跋，言其始末甚詳，初不緣文體發也。其後歐梅繼作，坡谷迭起，而楊劉之派遂不絕如綫，要其取材博瞻，練詞精整，非學有根柢，不能鑄鑄變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輕詆。」持論可算得很為公允。又六一詩話云：「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

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那麼歐公於西崑詩沒有怎樣的譏評，不過對於學西崑的人們，有變本加厲的慨歎罷了。

(四) 王歐詩體的起衰

當西崑體極盛的時候，天下言詩者，大概都偃然風從。承五代浮靡的風氣，王禹偁出，獨與西崑詩體不同。學李白杜甫，極力趨於實在的一派。可是那時的人，雖然很是贊成，但他的勢力並不十分大，所以從他一派的人也不多。不過宋詩的風氣就被他創闢了。直到歐陽修出，承禹偁的緒餘，極力學韓愈，雄深

雅健實在禹偁之上。當時天下始力矯西崑的弊病，而從他的很多詩體可謂一變。這種潛勢力實在不小，我們拏唐的陳子昂來相比擬，同是有廓清妖孽，挽回造化的功。西江詩話云：「王荊公編杜少陵李太白韓昌黎歐陽廬陵為四家詩集，以歐公居太白上，當時已有定評。按文忠公天分既高，而於古人無所不熟，故能具體百氏，自成一派。或曰：學昌黎，或曰：學太白，或曰：不甚喜杜，或曰：有國初唐人風氣，能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皆非知公者也。公詩字字珠璣，篇篇錦繡，如昔人所論杜詩無可揀汰，亦無可稱贊。荊公云：近代詩人無出歐公右者，如行人舉頭飛鳥驚之句，酷有天趣，第人不解耳。」又石林詩話云：「歐陽公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平易疎暢，而婉麗雄勝，雖崑體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可是後人因他

的文章好，就把詩名掩了，那真纔可惜呢。

(五) 蘇梅的優劣

與歐公同時的就有蘇舜欽、梅堯臣，當時號為蘇梅。但二人體格極不相同。蘇詩豪橫雄厚，下筆時能驚人；梅詩幽深淡遠，用筆力趨於古。六一詩話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籟，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嚙，又如食橄欖，其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

獨我知古貨今難買。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此論可謂很切當。但梅詩造語深摯，富於感情，似比蘇詩更好。四庫全書提要以謂「佐修以變文體者尹洙，佐修以變詩體者則堯臣也」。所以當時以歐比退之，以梅比東野，而六一詩亦有「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孟窮苦累累，韓富浩穰穰，郊死不為島，聖俞發其藏」。但聖俞卻不以為然，嘗語蘇子美云：「永叔自要作退之，強差我作孟郊。」雖是遊戲的話，但聖俞不甘居永叔之下，也可以想見。我們現在讀梅詩，也覺得比六一詩清切而有味。聖俞嘗云：「凡為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乃能為至。」這些話實在是非深於詩學的人不能說的。

(六) 王安石

王荆公位極人臣，然詩卻有山林氣，為一代宗匠。晚年隱居金陵，飄然自適，詩更精邃。吳之振云：「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而論者謂其有工緻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余以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壯即寓閒澹之中，獨是議論過多，亦是一病爾。」又石林詩話云：「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風含鴨綠，鱗鱗起』，『日弄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又詩人玉屑云：「黃山谷曰：『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

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諸人祇稱其小詩為工，但荆公的古詩，也是造語瑰麗，有典有則，大有力回萬牛的氣象。自有宋以來，能夠各體具工的，就要算他第一了。袁才子詩筆粗俗，素不贊美荆公，譏其鑿險縋幽，自墮魔障。但於他「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一聯，則極為低首肯，歎以為常人所不能及。

(七) 蘇軾

東坡詩才豪放，七言學昌黎，學太白，五言學淵明，學少陵，大概學問淵博，而天分很高，所以能自出機杼，造語構思，便與凡近不同。昔人所謂「氣象洪闊，鋪叙宛轉，子美之後，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縟，雖其學問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盡也。而世之訾宋詩者，獨於子瞻不敢輕議，以其胸中有萬卷書。